

序

水利議題無法窄化為一鄉一縣

水利處處長

李鴻源

台灣水資源問題層出不窮，過去總是被定位在生態與環境的議題上，身為水利處處長，我似乎應在水利觀點與水資源發展上多多談論，但是這本書第一次拋出「水的政治學」的概念來，而這也是我目前認為爭議最大、最擔憂的部分。

事實上，目前台灣水的問題，不論是在環境觀念上，或者是在工程技術上，已經不再是個問題，問題則出在人的身上。所謂水的政治，就是指和水的建設規劃、施工、水的使用收費、以及因水的週遭物質而生的利益等所有相關應運而生的權力和權利角逐衝突糾結不清的狀態。而水的政治學，談論的正是如何在這種因水而生的糾結衝突之中，把事情做好的一種過程、闡述和分析吧。因此想當然的，這必定是一種耗時費力，花錢又不能立

即看到成效的歷程。由於選票已成為地方各種施政的主要考量，因此像水這樣重要且珍貴的資源，已經成為地方各種政治力量極力想分食的一塊大餅。這種心態對於水資源業務所造成的影響和阻礙，已經到了不得不正視的地步，水利處同仁身在水線最前方，在這部分有最深的感受。

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

譬如高雄縣境內包括阿公店溪、鳳山溪、典寶溪等三條河川，各有不同的主管單位；阿公店溪由省政府負責整治，鳳山溪與典寶溪則屬地方政府的職權，到現在省屬的阿公店溪整治已達百分之九十八，幾乎快要全部完成了，但是另外兩條地方管轄的溪流，卻還做不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四十，進度落後相當多，追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受到用地遲遲無法取得所致。用地取得是縣政府的職權，但取得的過程又往往受到地方政治生態的牽扯所致。其他如宜蘭的十一股溪，雖然只是一條小山溪，但整治工程從上、中、下游，分屬水土保持局、縣政府、公路局及鐵路局，因此延宕了十多年一直無法解決，直到省府極力的推動後才終於在今年完成。

再如，由於河床受到嚴重破壞，政府決心全力取締盜濫採砂石，這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完成，但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心態，卻往往相當本位主義。像濁水

溪所在的彰化與雲林兩縣、高屏溪所在的屏東與高雄兩縣，地方縣政府中有的全力取締，有的根本就受不了業者的壓力。於是才有所謂的「寧靜演習」的業者以要脅斷絕砂石料源、要政府延緩拆除他們的砂石碎選場的事情發生。

再者，台北市陳水扁市長基於保護古蹟的立場，反對拆除中山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深思的是，我們是否就為了一甲子的古蹟，而冒令台北市這首善之都，有遭致二百年洪水入侵的風險？讓我們擔心的是，中山橋不拆，如果真正發生兩百年洪水，水就會經由中山北路灌進台北市來。對台北市而言，很僥倖的是因基隆河台北縣部分的整治工程因用地取得困難及經費不足，一直無法順利推展，因此過去幾場大水都淹在汐止，而讓台北市逃過一劫。從下年度起，省府即將開始進行基隆河的整治工程，如此會讓中山橋的關鍵性突顯出來。基隆河整治工程好比一件大的器官移植手術，現在手術已經進行好了，醫師卻遲遲不縫線，怎能不叫人著急？原本防洪是水利事業，中山橋拆與不拆，必須有水利上的考量，淡水河是中央管河川，經濟部可採較強硬的立場，但一直未見中央有任何動作。

均水原則調配水資源

更讓所有用水人關心的是，台灣現在有幾個水庫蓋不成，長時間來看，會有缺水的

隱憂，省政府水利處負責水資源的調配工作，以曾文越域引水工程來說，因為曾文水庫還有庫容，所以我們希望能把高雄縣的水引到台南縣，然後再利用管線把水送回去給高雄人用，我們認為這是個以智慧向大自然要水來用，既不用再另行建造水庫，又可留下一去不回的河水之絕妙方法，沒想到高雄地方人士卻加以反對，理由卻相當本位主義，說什麼高雄縣的水為何要引到台南縣去，而同樣的本位心態，也出現在南投縣集集共同引水計劃中，南投人就反對把水引到雲林給六輕用，給彰化用。

以上簡單舉出的幾個例子，已明顯地說明了，當屬於全省結構性的水利政策和工程碰上地方利益本位的思考模式時，許多水利問題因此而處於極需儘速解決而猶無法解決的狀態，若任憑這種瓶頸狀態發展下去，不設法解決，實在是未來的極大隱憂。

基本上，本處對於全省水資源的調配的基本原則是，希望能讓全省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有水喝，都有水用。這是一種讓全省百姓能夠共享大自然所給予的珍貴水資源的均水原則，其中並不涉及犧牲誰，或獨厚誰的私心在內。因此基於這個原則，才有諸如共同引水計畫，越域引水計畫等，這些做法可以說是當前反興建水庫的潮流當中尋求另一個出路和另一個思維。

地方回饋是爭議所在

事實上，高雄縣的水如果不引到台南縣去，也會全都流向大海裡，南投也不會因為水給了別人，自己的水就不夠，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爭議，究其原因則出在一個對地方的回饋問題上。蓋水庫對環境必然造成破壞，也限制了某些土地的利用，因此對地方的回饋，是應該做的事。問題是，現行法令上並沒有回饋制度，目前與地方這樣的溝通模式非常不利於政策的推動。

目前各界最關切的美濃水庫問題，地方縣政府反對興建，但中央卻認為非建不行。依據我們的評估，如果不建美濃水庫，大高雄地區到民國九十五年就會有嚴重缺水的問題，縣長連任最多做到八年而已，但做一個水庫要十年，如果現在開始蓋美濃水庫，也要十年的時間，要到民國九十七年才可以蓋好，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因此南部已擺脫不了缺水的隱憂。

弔詭的是，美濃水庫庫址所在地的鄉民不斷抗爭，不願建水庫，但是為了大高雄地區的用水問題，卻又必須蓋水庫，否則就只有放棄工業發展。以南部來說，美濃水庫位於高雄縣，但是卻關係著台南科學園區及濱南工業區的發展，但上述開發的回饋所得卻屬於台南，如此一來又如何叫高雄縣民眾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呢？因此回饋基金的制度化、法制化似乎也成為本處應著手的一環，否則若任由各方漫天喊價，不但毫無章法，且將永無寧日可言。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地方結構性的缺水，是應視為地方議題？還是全台灣整體

問題？一個地方首長對於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能有多遠的眼光？如果一個地方政府連興建河川堤防的專業知識都不足，如何有能力去處理像水庫這麼複雜的問題？如果答案是認為這類缺水應視為全國性議題的話，那麼水的問題就不能只問地方，更應聽取專業單位的意見。也就是說，就區域結構性用水問題，當然地方人士有極大的發言空間，但也更應尊重專業的聲音，因為水的議題實在無法窄化為一鄉一縣的問題。

水利團隊不可被取代

在過去五十年中，台灣有關水的業務有九成以上是在省的層級來做，很多人以為今年底凍省後，就可把問題給凍結了，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沒有了省，在地方權利意識觀念作用之下，今後地方「爭水」，「以水為財源」的心態，我們必將看到地方為水反目、為水惡鬥，屆時只怕再圓融地政治手段都無法解決了。

省虛級化似乎已箭在弦上，而水利各層面問題仍迫在眉睫，我要強調的是，從水利局到水利處時代，我們肩負了台灣大部分的水利工作，已組成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團隊，全省百分之七十的河川堤防、光復後百分之九十一的水庫以及所有的一般性海堤工程，都是由這一支水利部隊在艱困環境當中完成的。其中每一個工程，從土地測量、用地取得、核定工程到發包施工都需要水利處好幾個單位共同負責來做，絕不是少數幾個人就可單獨

完成的。因此針對這支水利專業的隊伍，對於他們的貢獻，值得我們的珍惜，他們的專業值得我們尊重，我想若是了解的人，或是身受其利的人，皆會認同這支隊伍的不可被取代性，其不能被解組或被解散，更是無庸置疑的。

有關這點我已充分與經濟部長王志剛先生、政務委員楊世緘先生交換意見，他們也了解自水利局轉型成水利處之後，省方已經將各種用水問題，包括從組織結構到河川流域管理；從農業用水、民生用水到工業用水；從水文資料蒐集到資訊化等整合在一起，目前水利處各單位之運作互動正處於極佳狀態，唯獨中央還是分立在三個不同部會當中。因此，如果將來台灣水的單位要做一整合的話，他們提到可能的方案是由水利處與中央三個管水的單位合併重組，而不是讓水利處這個團隊解體，這點也是我們所認同的，至於有人提議將水利人員解散分佈到地方上去，就我在上述所舉實例，所顯示的地方治水能力、觀念和生態來看，本人以為萬萬不可，如此將陷水的永續經營的大方針於無以為續的困境之中，到時所產生的問題影響層面所及，真是難以想像。

捐棄自利來建設水利

最後我想表達的是，我們關心台灣的水，應從水利著眼，而非政治私利。所謂凡走過，必留痕跡，台灣目前的水利工程設施，在宋省長的用心和關心之下，以及本處全體工

程及工作人員日以繼夜的努力之下，已有了相當的進步和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之所以如此的勞心勞力，無非是希望，不要再有任何人因水的無秩序而受淹水之苦，遭受身家性命財產的損失；因水的自然失序而受無水之苦；因對水的予取予求而受大自然的反撲之苦。若說老百姓因為我們的努力，從此能安居樂業，傍水而居的話，那麼大家的辛苦才算有了報償，這種宏觀的心態才是我們兢兢業業的動力。因此我深切地盼望，大家捐棄自利的觀念，拋棄成見，以全體百姓永續的用水權利為目標，不分彼此一起來建設台灣成為優美的水的故鄉。